

歷史空間

王兆貴

紅樓夢人物雜談——襲人之德

最初接觸《紅樓夢》，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用骨刺別針鎖定的藍色套匣中，是多卷本的雕版線裝書。由於是初閱粗覽，無任何先入之見，對襲人的看法主要憑借閱讀原著的第一印象。襲人的相貌，書中有正面交代，也有側面對比，概括起來不外是：身材細挑，肌膚白膩，與平兒、紫鵲、鴛鴦、柳五兒相類，較晴雯略次一等。照此推論，襲人的模樣在十二裙釵中應屬中上之姿。至於氣質，曹翁誇她溫柔順，似桂如蘭，寶玉喜她柔媚姣俏。以上這些，本是書中所述，沒什麼異議，爭議較大的是襲人的品行。

關於襲人的品行，自《紅樓夢》問世以來，就一直爭議不斷，且一度毀多於譽。在有些人看來，襲人奴性十足，心術不正，是個負面人物。有人就像阿加莎筆下的大偵探波洛一樣，從襲人的一言一行中去排查「犯罪」痕跡，發現有七八個人被襲人暗算過。說輕了是「害人精」，說重了就是「嫌疑犯」。有人用現代眼光，借助橋段手法，推演出「襲人上位史」，說她是被王夫人「招安」並安插在寶玉身邊享受「特殊津貼」的「特務」。這些評判，實在是高估襲人了。一個大院裡的丫鬟，就算是個「內定姨娘」，也沒這麼大能量，這無疑把奴婢嫌隙看成後宮爭寵了。

其中，最大的嫌疑是襲人向王夫人進讒，害死了晴雯。寶玉挨打後，襲人被王夫人喚去，問及寶玉挨打的原由時，王夫人見襲人言猶未盡，就讓她有話只管說。襲人斟酌了一番，先從男女大妨、規避口舌說起，再從維護寶玉及其家族的聲名考慮，着眼於防患於未然，提出了讓寶玉搬出大觀園的「建設性意見」。話語委婉含蓄，卻句句都在點子上，處處說中王夫人的心病。王夫人聽罷，又觸動了金釧之死那檔事兒，震驚之餘，心內越發感受襲人不盡。她雖然也對寶玉放心不下，但還沒顧得上長遠計議，沒想到襲人把她娘倆的事當作自己的事，考慮得如此周全，不由得信任有加，放心地把寶玉托付給襲人。事後讓鳳姐從自己的月例中拿出錢來給襲人加薪，其待遇高於晴雯、麝月等，比賈母和王夫人屋裡的丫鬟還多。王夫人如此倚重襲人，因為她需要這樣一個幫手，以防寶玉有三長兩短，下

半生沒了依靠。

襲人向王夫人傾訴心聲，是進言不是進讒，即便往深裡分析，也只是投合王夫人的心性而已，看不出有出賣或打壓他人之嫌。抄檢大觀園之前，王夫人把晴雯叫了來訓斥說：「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晴雯聽這口風，便知有人暗算了她。隔了兩日，王夫人到怡紅院親自盤查與「勾引」相關寶玉的人和事。在趕走病懨懨的晴雯後，又對蕙香進行訓斥，並借題發揮說：「可知道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有人據此推斷，通風報信的人非襲人莫屬。風頭過後，就連寶玉也犯嘀咕：「咱們私底下的玩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為什麼別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卻不挑你和麝月、秋紋呢？」襲人一時有口難辯，解釋起來又有些蒼白，這也是那些冤枉襲人者特別關注的把柄之一。可是我們別忘了，在這之前，晴雯與寶玉鬧僵了，寶玉執意要趕晴雯出去，是襲人哭着跪地求情才攔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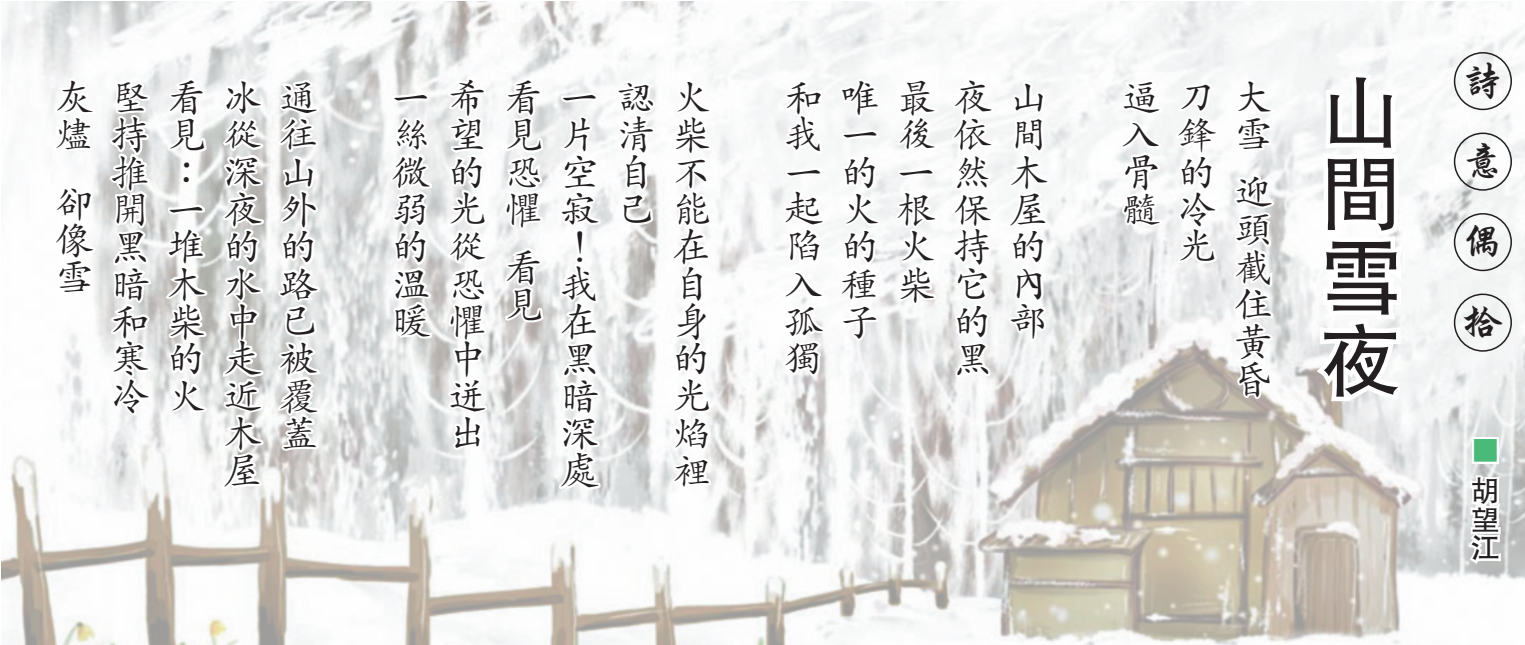
其實，我們只要將上下文略加對照，襲人頭上的疑雲就不吹自散。「繡春囊事件」發生後，邢夫人乘機發難。清查過程中，是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最先告狀，說了許多不利於晴雯的話。這時，王夫人連晴雯是誰都不知道，經王善保家的提起，才回憶起那次陪老太太逛園時見過這個妖豔輕狂的丫頭，後來又忘了。這說明，抄檢大觀園之前，襲人並沒向王夫人提起過晴雯。接下來，也是經王善保家的提議，王夫人才令晴雯前來對質的。王善保家的加入「繡春囊事件專案組」後，在抄檢大觀園的行動中最積極、最起勁，連夜突查的主意也是她出的。晴雯被逐一案，不論是細節還是結論，原書都說得很清楚：「原來王夫人自那日着惱之後，王善保家的去趁勢告倒了晴雯，本處有人和園中不睦的，也就隨機趁便下了些話。王夫人皆記在心中。」寶玉由於不知上述緣由，才對襲人起疑的。

排除了讒害晴雯等人之嫌，我們再來看看書中人物對襲人的評價。襲人原是賈母之婢，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遂與了寶玉。當王夫人要給襲人增加月例錢時，薛姨媽說：「早就該這麼着。那孩子模樣兒不用說的，只是他那行事兒的大方，見人說話兒的和氣裡頭帶着剛硬好強，倒實在難得的。」王夫人含淚說：「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還強十倍呢！寶玉果然有造化，能夠得他長長遠遠的服侍一輩子，也就罷了。」鳳姐待下人向來刻薄，唯獨對襲人尊重、關愛有加。李纨曾指着寶玉說：「這一個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意在肯定襲人是一個會主事、能盡責的人。寶釵在聽襲人說了一番分寸禮節的話後，心中暗忖道：「倒別看錯了這個丫頭，聽他說話，倒有些識見。」留神觀察下來，發覺襲人的言語志量深可敬愛。寶玉則說襲人「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之人」。黛玉稱呼襲人「好嫂子」並非揶揄，至多是善意的玩笑，因為她還說過「別人都拿你當下人，我可只拿你當嫂子看」。寶玉病癒後，賈母按等次給丫頭們發賞錢。蕙香為紅玉沒份兒抱不平，對晴雯等算在上等裡氣不忿，說：「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比他呢？」

從上述舉證中可以看出，在寶玉身邊的丫鬟裡，

襲人的口碑最好，受到了上上下下的普遍讚揚。而書中人物評價，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的情感傾向。在賈府眾多丫鬟中，襲人出場早，戲份多，且貫穿全書始終，恐非偶然。回目中以「賢襲人」相稱，應是美譽而不是嘲諷。脂批一口一個「襲卿」，也都是讚許的口吻。曹翁在給襲人的判詞中，前一聯是說她溫柔順的性格以及似桂如蘭的氣質，後一聯暗示襲人最終無緣於寶玉而嫁給蔣玉函的結局，流露的明明是無奈和惋惜，怎麼會是明褒暗貶呢？

當然，襲人的品行並非無可挑剔，儘管可以排除她坑害晴雯等人的嫌疑。襲人與寶釵一樣，都是封建禮教的維護者和實踐者，她向王夫人的進言，正是封建道德觀的體現。她的善意，她的包容，她的心機，終究不會超出這樣的分寸。至於說襲人的奴性，批評者不應忘記，她本身就是一個奴婢，苛求她超越奴性合情嗎？襲人不是那種鋒芒畢露的人，拿她與晴雯相比，根本的還是性格差異，上升到階級屬性，未免過於牽強。襲人溫柔順，並非認同奴性。寶玉從花家回來，心想讓襲人的姨妹也到賈府，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總之，襲人溫順純良、勤謹盡職、寬厚平和、善解人意，是正面人物，不是反面形象。用奴性和偽善論定襲人是對原著的誤讀。



亦可聞

青 絲

艾窩窩

艾窩窩在民國憶舊散文及京派小說裡，是經常露面的一種小食。更歷了時移世易的故都野老，篤守舊風的新知識分子，都喜歡拿它說事，藉以緬懷或頌讚舊京風物。南方不少地方有春日吃「青團」之俗，人們於清明節前後，將採下的嫩艾揉入到糯米粉裡，製作成點心，但稱「艾粳粿」。我少時一直以為艾窩窩就是類似於「青團」的食物，後來有機會去到北京，方知大謬。

艾窩窩的形狀有點像粵式茶點蓮蓉包，個頭比湯圓略大，白白胖胖的，頂心處選用果脯或京糕加以點綴，想像力豐富的人，由此造型經常會想歪了。但與包子不同的是，艾窩窩是用糯米糰以麵粉做成，裡面裹有各色果仁甜餡，與「艾」這種草本植物沒有任何關係。據清人李光庭的《鄉言解頤》解釋，艾窩窩的原名為「愛窩窩」，緣於明代有宦官嗜食，為顯愛愛之意，私稱為「御愛窩窩」，後來由於口音的訛誤，被傳成了艾窩窩。而且，最初的艾窩窩是用葦葉包裹的麵食，有着特定的節令意義，為佛誕日禮佛的供品。

明人謝肇淛的《五雜俎》曰：「四月八日為釋迦生日，所賜亦麵食，名不落夾者，從釋氏名也。」舊曆四月八日為佛誕日，明代宮廷照

例要賜食百官，這一天，君臣會同食一種名為「不落夾」的點心，是根據梵語讀音而定名的麵食。清代王棠的《燕在知新錄》裡面也有對「不落夾」的詳細記錄：「四月八日用白麪調蔬品攤桐葉上，合葉蒸食，名不落莢。」最早的艾窩窩是用麵粉摻上各色蔬果，下面鋪墊葦葉或桐葉，一道入鍋蒸熟，晾冷後，就是開食的涼糕了。之所以要用葦葉或桐葉鋪底，是為了取食時不沾手，便於持拿。而這種餘韻流風，在今天的桐葉粳粿或葦葉粳粿上仍然有着體現。由此亦可見一道小食在時光的移異中，曾經有過的融合、演變、乃至對其它食品起到影響的歷程。這其實也是一道獨具韻致的文化景觀。

作為京城小食的一項重要內容，艾窩窩在明代就被輻射到了周邊各地。《金瓶梅詞話》的第7回：「婦人安排酒飯，與薛嫂兒正吃著，只見他姑娘家使了小廝安童，盒子裡跨着鄉里來的四塊黃米麪裹兒糕，兩塊棗，幾個艾窩窩。」從小說所描寫的明代時期的山東市井生活，即可看出，艾窩窩彼時已經被作為人情往來、禮數應酬的饋贈小食了。而到了近代，艾窩窩又被做了進一步的改良，是用糯米蒸熟成飯，摻合一定比例的熟麵粉揉搓成劑子，再把



艾窩窩 網上圖片

炒熟的花生、芝麻、核桃仁、瓜子仁碾成細末，講究的，還會添入糖醃的桂花或果脯。然後把餡料填入劑子裡，在頂心綴飾一小塊果脯或京糕，就是老幼皆宜的甜點心了。

若就味道而言，艾窩窩難說有特別之處，我在北京的小食攤嘗到後，一下子有些難以理解梁實秋、唐魯孫們為何對它叨叨不忘。後來我乘車離京之前，又特地去買了一打，帶回家給親友品嚐，反應也很平淡。事後回思，或許是我沒有過京城生活的經歷，缺乏對京味食物與市井生活的微妙理解，又沒有去國遊子的思鄉客心，也就無法煥發出那種特有的味覺審美吧。

生活點滴

吳翼民

美哉明月灣

同是江蘇的湖，人們把蘇北的洪澤湖稱之為男人湖，把蘇南的太湖稱之為女人湖。品味之下頗有道理，——洪澤湖是蘇皖交界處的汪洋大澤，湖畔無山映襯，吞吐着淮河，茫茫乎浩浩然的氣勢，有男子漢豪爽的氣魄；太湖則包孕着溫柔的吳越，山如碧螺與黛眉，水明鏡與明眸，若婉約女子的性情。

如果說，太湖是江南的大家閨秀，那麼太湖中金庭（洞庭西山）最南端的明月灣就是大家閨秀的一泓明眸、一彎秀眉也。筆者早就耳聞這明月灣美不勝收、美得醉人，於是今春專程去遊覽了一番。



明月灣古村。 網上圖片

明月灣傳說中是吳王夫差攜西施在同是金庭的消夏灣避暑過後，待到八月中秋來此賞月之地。吳王和西施各具審美情趣，這明月灣面朝着一碧萬頃的太湖，澄碧的水，翠黛的山，天上和水中的月亮自然分外皎潔啦。還有更美的意境哩，明月灣如彎彎眉、遠山如眉彎彎，天上的月牙就是一彎秀眉，再配上來此賞月的西施天生就是人世最美的眉目，組合成了天上人間絕無僅有的美貌。我來明月灣，雖不見西施之美，其餘的美一一呈現，便給了我遐思的空間，彷彿四大美人之首的西施若隱若現於湖光山色之間啊！

歷史上不一定有真的西施存在，可人們寧信其有，因為只有太湖山水與西施匹配。且不見明月灣千年古樟邊有個「西施畫眉泉」呢。西施畫眉選對了地兒，坐着，面湖朝山，哪能不把眉毛畫得百般嬌媚？昔者秦淮八艷有「怪道畫眉新樣好，開門日日對鍾山」的體驗。「眉如遠山含黛，目如秋水橫波」是古人將美人眉目和秀山柔水之互相比喻，到了明月灣，你會對此由衷認同。

明月灣這麼絕佳的山水組合遂衍生了同樣佳絕的古村落。那個就叫做「明月灣」的古村由一條上千米長的

石板小街貫穿着，迤邐起伏着的房舍無不古樸蒼勁卻又清爽整潔；房舍間探出幾樹正開放着的絳色天桃和一叢叢修竹把古村點綴得生機盎然，一撥撥的遊客和村姑打着招呼，向她們現實現摘的野菜。帶着鄉土味的吳儂軟語，在春風裡令人酥然，便讓人油然而憶起適才在農家樂酒店聽村姑介紹一款款湖鮮時的風情。

在明月灣農家樂憑欄眺望太湖的酒樓上把酒臨風，可謂色可餐。明月灣的湖鮮果然不一般，是太湖的傾情饋贈，比之蘇州無錫這些瀕臨太湖城市的出產勝上一籌，就是純純的太湖原生生態味道，如太湖三白、（白魚白蝦和銀魚） 魴鮎魚、鯽郎魚（一種梭形有斑點的淡水魚）、太湖螺螄和太湖莖菜等等，讓我們這些久居城市的人大呼過癮，一個字——「美」！豁然悟得我們其實離原汁原味漸行漸遠啦。

在明月灣盤桓，不經意間就會與「美」來個邂逅，——在千年古樟樹旁遇到的一位土著黃老伯，年八十有餘，言及自己八歲時曾被太湖強盜擄至浙江，要家族重金贖回，否則撕票並砍去唐代所植古樟。村人為救他和古樟，湊去一萬八千斤大米方解決危機，從而挽救了村，更挽救了明月灣的「圖騰」古樟。黃老伯對家鄉充滿了自豪感，隨口便給我們抑揚頓挫背誦了劉長卿、皮日休、陸龜蒙和高啟等名家詠明月灣的詩篇。我一問，他小學也沒有畢業。奇哉美哉！